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七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十七年傳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服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皡以龍

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疏本

案黃帝受命者文王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此亦言黃帝受天命也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云黃帝得景雲之瑞者宋書符瑞志黃帝軒轅氏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景雲之瑞約時古籍未亡其言可徵可推服說之有本矣知黃帝上至大皡皆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者易繫辭傳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禮運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又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
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易繫辭
曰兩儀生四象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周官序引文耀鉤云伏羲
作易名官太平御覽引曹植所作伏羲贊有龍瑞紀官之語若
然則伏義本易象制官以宣化天地之氣四時爲要故以春夏
秋冬中分官至此而後至黃帝準此爲法莫有改易唐虞成周
猶有以四時紀官祖其遺制耳正義曰此黃帝以上四代用火
雲水龍紀事故服知黃帝以雲紀官而以四時配之其五官當
爲青雲縉雲白雲黑雲黃雲也夏官不曰赤雲曰縉雲者說文
縉帛赤色也文十八年疏引字書縉赤繒也故以代赤雲氏則

他官以色分可知矣說卦離爲火離象傳大人以明照四方明五方皆有火也炎帝以火名官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大火鶉火西火北火中火也不曰東火南火而曰大火鶉火者爾雅釋天曰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分野略例於辰在卯爲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又曰柳鶉火也注鶉鳥名火屬南方然則舉大火鶉火者亦猶云東火南火耳水爲五方皆有共工以水名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東水南水西水北水中水也於水火言方者白虎通五行篇春位在東方夏位在南方秋位在西方冬位在北方土爲中宮水火不可以五色分而無地不足知當以方位分之也

大暭以龍紀官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官當爲青龍赤龍白龍黑龍黃龍也月令言四時衣旗車馬之制春以青夏以赤秋以白冬以黑中央以黃五色配時義相同也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賈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服曰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本疏

案西方曰鷷東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皆爾雅釋鳥文惟南方曰翟爾雅翟作翯耳說文曰南方曰𦐔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攻木之工摶埴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

工皆考工記說買以工是剋治之名故知以五行相剋取象焉
西方者金金剋木故爲攻木之工焉東方者木木剋土故爲摶
埴之工焉考工記注云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南方者火火剋
金故爲攻金之工也北方者水攻皮之工函鮑爲重離爲火爲
甲冑然則攻皮之工火屬也水剋火故爲攻皮之工也釋鳥云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攻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
色又曰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有似于翬故知爲設色之工也服
云雉夷者周禮薙氏或作夷氏揚雄傳廿泉賦列新雉于林薄
注引服云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然
則雉曰夷者取古音同也說文夷平也正義曰雉訓夷夷訓平

故以雜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邵氏曰賈樊所說五雉之名當屬漢初相傳舊說不可疑其無據也

九扈爲九農正　賈曰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民耕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本疏○疏又云賈服皆云鷃鷃是服亦有注今佚不存

案釋鳥自春扈以下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唐石經於冬扈之下重出桑扈竊脂四字後俱仍之近邵氏作正義愍引諸證刪去其文釋鳥又曰鶨欺老扈鷃桑扈

鶨脂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謂讀爲鵊鳸老也鳸下屬謂讀爲鳸鴳也惟樊光斷鵊鳸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惟鴳不重耳鴳不重者非若賈服作老扈鴳鴳也邵氏正義曰案諸家釋九扈之名者俱有老扈不獨樊光也然說文云鴳斯老也又云老扈鴳是則鳸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爲非疑下文鳸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又案賈作老扈鴳鴳者正義謂鴳鴳亦聲音爲名是也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然則以九雇有知農桑之候故少昊之時督民農桑者取其名春扈分循爾雅作鳻鶞說文作鳻盾爾雅鳥旁爲

後人所施矣相五土之宜者月令命田舍東郊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趣民耕種者三之日于耜耕種是春時事故春扈趣之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耘說文作秐云除苗閒穢漢書食貨志云芸除草也月令季夏之月利以殺草是夏之事故夏扈趣之趣民收斂月令仲秋之事故秋扈趣之謹蓋藏是月令孟冬之事故冬扈趣之周禮天官園圃毓草木鄭曰樹果蓏曰圃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荀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則果實亦富國者所資矣故棘扈爲之驅鳥焉周禮司寤氏禁宵行者是行爲晝事故行扈爲晝驅雀釋言宵夜也故夜扈驅獸月令所云驅獸無害

五穀者也桑扈桑時候鳥故曰爲蠶驅雀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注晚也呂覽愼小二子侍君日晏注暮也鶗鴂之聲故爲驅民早起以是麥時候鳥故知爲收麥也正義曰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蔡邕獨斷說九扈之官云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當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亦與賈說相同以桑扈爲趣民養蠶勝於賈氏邵氏云

孔疏駁賈氏云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

總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免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邵氏晉涵曰案古制茫昧唐虞以前設官分職自難定其職掌第如孔疏所駁則又不然古者重民衣食果亦民食所資故爾雅以果不熟爲荒而急就篇亦云園菜果蓏助米糧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於事無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躬入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田家種藝春夏之交晝驅鳥雀夜驅走獸設人伺守至今猶然上古質樸設官以相倡導自可與民相安若如孔疏所言將令農民袖手旁觀而行扈宵扈之官使其竟日通宵

馳逐田野有是理乎疆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置三老嗇夫者古今官制不必其設一官號祇使一人爲之後世守牧令丞千百人而同一官號孔疏乃慮及溥天之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失之泥與

白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服曰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命以民事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禮記月令疏○此據宋本

案白虎通號篇伏羲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

謂之伏羲也神農敎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黄帝也是少皡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也百官之號以其徵卽上以雲火水龍紀官是也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如唐虞夏商周是也百官以其事者賈公彥周禮序云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木正五官見二十九年傳楚語云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火正在顓頊之世餘三正亦在其世可知云高辛氏因之者鄭語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是五行之官高辛氏亦依此也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服曰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案論語使子路問津焉集解引鄭注津濟渡處也云棘津猶孟津言孟津之以濟渡得名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賈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御覽八

案爾雅釋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注天漢之津梁大東詩云維天有漢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棫樸雲漢詩皆云倬彼雲漢傳云雲漢天河也是天漢有水而又謂之河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服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本疏

案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彗之隱顯

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

十八年傳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服曰四國次有火氣也本疏大庭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官詁訓疏

案東京賦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薛注大庭古國名也正義引鄭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與服說在黃帝前合正義又曰先儒舊說皆曰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云其處高顯者以能望遠知之四國次者言十二次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則宋爲大火之次衞爲娵訾之次鄭爲壽星之次正義曰陳獨無次何所望哉按正義說非也鄭氏云今存其可言者足證古法已失不過就所知者分之卽如戰國時始有趙言十二次者並趙地數之非春秋時天文說可知然則不能言陳次者特傳者失之非陳無次也梓愼精疇人之術且在當時其有不知陳次乎服云四

國亦有火氣者義當然也

弗良及也　服曰弗良及者不能及也良能也本疏

案周禮宰夫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王良能並舉是義相近故良訓爲能

禳火于元冥回祿　賈曰回祿火神本疏

案正義曰先儒註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案云注左傳及國語知爲賈氏故定爲賈說正義曰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

鄅人藉稻　服曰藉耕種於藉田也本疏

案藉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祭義

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是諸侯有籍田當躬親之郈子在外者耕種藉田時也杜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事無所出正義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眞曲說附會也

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　服曰撊然猛貌也本疏

案方言撊猛也晉魏之閒曰撊廣雅釋詁撊猛也撊卽僩說文僩武貌大學云瑟兮僩兮者恂栗也鄭注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卽此撊然者也

（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　賈曰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本疏

案杜云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卽位若在蔡生子唯十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

費無極爲少師　服曰楚大夫（楚世家注）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服曰城父楚北境邑（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楚有兩城父一爲夷城父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又有北城父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卽此漢置父城縣王莽末馮異爲父城長光武屯巾車鄉獲馮異處也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服云楚北境邑者以下文云以通北方故也

[illegible]隊宗主　服曰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本疏
案祏主藏於宗廟者說文祏宗廟主也又宔宗廟宔祏也今字皆作主五經要義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春秋左氏傳典司宗祏又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又曰反祏于西圃皆謂木主也正義駁服曰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若然大夫無主而服云祏主者說文又云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

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哀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疏云鄭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有主者當特僭爲之按此禮大夫無主春秋時則大夫僭爲主矣服云祏主者據時言之與說文或說同皆通時變耳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服曰二三老駟偃家臣本疏

案聘禮賓降授老幣注家臣也論語孟公綽爲趙魏老注引孔曰家臣稱老傳曰其二三老故知爲駟偃家臣孔氏謂老爲卿

大夫聘禮記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則義亦相通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日南至梓愼望氣　服曰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疏

案正義曰厤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若然則時史于往年不置閏故冬至本爲周正月之中氣原當書正月日南至而傳云二月乙丑朔日南至者明往年置閏則今之二月推爲正月梓愼亦以失閏之故知二十年之二月實是正月冬至應在此月之朔故獨以二月望氣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服曰城父人城父大夫本疏

案詩載馳許人尤之箋許人許大夫也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鄉人鄉大夫也是大夫得稱人此知爲城父大夫者以奮揚使執己明是有官守也

相從爲愈　服曰相從愈於共死本疏

案言相從者謂己則從君命員則從兄言也如此則一死一生比共死爲愈

員曰彼將有他志　服曰欲取國吳世家注

案言欲弒僚而取其國也史記刺客列傳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是也

乃見鱄設諸焉　服曰鱄諸吳勇士同上

案刺客列傳云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其勇具吳越春秋

賓將掫　賈服曰掫謂行夜周禮掌固疏

案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曰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然則左傳古文作趣從杜說趣卽周禮之鼜後鄭說鼜爲擊鼜警守鼓也意與杜同亦卽與服同今文作掫說文謂所擊亦謂擊鼜也

琴張聞宗魯死　賈曰子張卽顓孫師服曰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四當作三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本疏

案賈云子張卽顓孫者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者也服不然之云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者弟子列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服所本卽弟子列傳也孔子是時年四十當作三十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至襄三十一年計十一歲合昭公二十年是時爲三十一也但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知未有子張者以子張旣少孔子四十餘歲計此時子張猶未生故疑賈說爲不知所出

盡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服曰祝固齊大祝史嚚太史也一曰段氏玉裁曰謂上當有一日二字其說是也今從之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疏

案齊太祝太史者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太祝太史掌祭祀之官此服正解以固歸爲人名故曰祝固太祝史歸太史也其曰謂祝史之固陋歸闇者是或說也或以固歸若是人傳當直云祝固史歸今傳云誅於祝固史歸似言於祝誅其固者於史誅其隱者故釋之如是禮記祭義立而不詘固也注固猶質陋也論語儉則固集解引孔曰固陋也僖二十四年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隱闇通暗文選歐陽堅石詩注引國語賈注暗不明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祭統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是祭必盡禮薦美然後致福否則神明怨恫疾作由此矣

上下無怨　服曰上下謂人神無怨本疏

案下文云神怒民痛則此上下亦指人神言也禮坊記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此云上下就君身言之尊於君者爲神卑於君者爲人祭統云上則順於鬼神亦謂鬼神爲上矣

一氣　服曰歌氣也本疏

案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一氣爲作樂之本說文可部哥聲也古文以爲歌字白虎通禮樂篇夫歌者口言之也口言則氣以宣之說文欠張口氣悟也歌詠也从欠亦

以張口出氣故也

七音　服曰七律爲七器音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周禮疏作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疏魏書樂志

案云七律爲七器音者周語云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然則七器音當作七音器云此七音即外傳之七律而七律爲七音之器二十一年傳曰

而鐘音之器也是也云黃鐘之均者周語云度律均鐘黃鐘之均謂以黃鐘爲宮也下言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徵是黃鐘之均法也周語韋昭注同續漢書律厤志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徵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若然如林鐘之均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以此相準而十二均之法可推矣聲之清濁不過五所謂宮商角徵羽是也至周加變宮變徵二聲周語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通典曰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是也武王克商至南北之揆七同也者皆周

語王將鑄無射傳文韋昭注云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正義曰箕於次分辰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辰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七同合七律也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服引之者明周之所以用七律也梟氐爲鐘以律計

自倍半者通典樂三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一縣十九鐘至此一歲之閏數者賈公彥曰此服以音定之以一懸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賈氏之說不足發明服義也服云一懸十九鐘者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鐘凡十六枚今以二聲加之故一懸爲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半之法遞之也鐘七律者謂一懸七律也十二懸爲二百二十八鐘者謂第一宮黃鐘之均第二宮

林鐘之均第三宮太蔟之均第四宮南呂之均第五宮姑洗之均第六宮應鐘之均第七宮蕤賓之均第八宮大呂之均第九宮夷則之均第十宮黃鐘之均第十一宮無射之均第十二宮仲呂之均每懸十九鐘以十二乘之共得二百二十八鐘也爲八十四律者謂每宮有七律旋相爲宮十二宮得八十四律也爲一歲之閏數者謂變宮變徵也續漢志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若然一歲之正數以五聲生六十律當之其變宮變徵餘於六十律之外故曰爲一歲之閏數

八風　賈曰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

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

案說見隱五年而行八風下

古之遺愛也　賈曰愛惠也

案廣雅釋詁愛仁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故以愛爲惠

二十一年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曰書入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本疏

案云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者據傳文從國逆之例故書入

傳亟言之　服曰亟急也疾言之欲使信本疏

案亟讀爲爾之亟行之亟亟疾爾雅釋詁文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服以君上屬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厨人濮以公欲出亡故言激之曰吾小人死難則可至於送出亡之君則不可欲公之無出也故又曰請待之

不狎鄙　服曰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疏

案狎爲更者襄二十七年傳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晉語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注並訓狎爲更是狎有更義也服言城謂不更射爲鄙此以言刦之也豹懾其氣盛故抽矢而止或說城言不狎習故鄙者謂以言誘之也豹聞而輕之以爲不足

畀故抽矢而止是皆揣當時情事爲此說耳狎習者釋詁文

〔二十二年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賈曰子朝王庶長子（周本紀注）賓孟子朝之傳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太子（本疏）

案知子朝是庶長子者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明是庶長子矣孔氏曰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傳說爲談者說文談語也

王弗應　賈曰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服以賈爲然（本疏）

案十五年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則太子壽卒在十五年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明穆后之子惟太子壽壽卒無適子矣此云景王不立適子者適子猶太子漢宣帝紀又賜功臣適後注適承嗣者也若然承嗣爲太子者得稱適子矣知時尚未立太子者以王欲立子朝知之王旣屬意子朝不遽立者王子猛年次於朝分貴於朝又單劉之族佐之王勿能決故距太子壽卒後已越六年尚未定儲位也韋昭杜預以爲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傳無其文未足據也

敗績于前城　服曰前讀爲泉周地也 水經伊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雒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泉亭

即泉戎也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

己丑敬王即位　賈曰猛母弟周本紀注

案正義曰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

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不國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服曰不書楚楚諱敗不告本疏

案泓之戰在僖二十二年經書己巳朔鄢陵之戰在成十六年經書甲午晦若然則史有所譏戰遇朔晦必書此傳書戊辰晦經不書晦者以吳楚沈頓諸國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故不

書不國之書師者言不每國書也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依其例當書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以別
之今台諸國而總云師與桓十三年之例異矣惡其同役而不
同心者據傳文也服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者史之所書據楚
告也知是楚告者以雞父楚地吳敗六國之師於其地不能不
告故來告至其自敗則諱而不告故經不書杜云不書楚楚不
戰也按經若是書戰則楚未戰當不書楚今經是書敗而傳明
云楚人大奔敗是實矣若非楚諱而不告則經何故不書敗乎
正義駁服曰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
楚諱乎孔氏此言誤矣正經楚人來告故自諱其敗若吳人來

告方且誇張其詞肯以楚不戰之故而掩其大奔之跡乎服云

楚諱敗不告謂楚祇告六國之敗而不數巳也於情爲愜

傳王師在澤邑　賈曰澤邑周地也周本紀注

使各居一館　服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賈氏近之本疏

案賈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者非司儀致館聘禮及館之館蓋以叔孫不肯與邾大夫坐訟故使各就坐訟旁舍以便於聽辭耳若是客舍則邾魯大夫至晉之時已各居館不必至此始云使各居一館矣鄭不達賈義謂使叔孫子服各居使不得相

見而各聽其辭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古今治獄之
定法也今叔孫子服雖爲兩人祇一造也兩人別館士伯就而
各聽其辭名曰各聽祇聽一造之辭也聽一造之辭遽即執之
恐聽獄者無此理也即坐訟者亦不受也下文云士伯御叔孫
從者過邾館以如吏明邾魯各居一館云過館如吏明與訟獄
之處相近也故服云賈氏近之

明其五候　賈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

案五方之候者鄉飲酒義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
本疏○服本亦作五候見本疏

者冬月令季夏曰中央土候者說文云伺望也敬授民時堯典

文授時而必候五方者書疏引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知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此候亦當是占候厤象之事彼主四時故舉四方此傳云五候故兼中央言之杜本作伍候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王董之解雖與賈服異說而漢魏相傳之本皆作五矣周書程典云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按三四五相對而言則周書本亦作五今作伍者以杜本左傳文轉改耳

杜作伍特改字以就己說耳惠氏棟謂杜氏依周書爲說亦恐未確

〔二十四年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襄三十一年疏）

案孟僖子即仲孫貜屬其子使事仲尼事具七年傳仲尼時年三十五者二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是至襄公薨年爲十一歲合昭二十四年故年三十五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　服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鴈鶩雉也（本疏）

案說文牲牛完全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注始養之曰

畜將用之曰牲大戴禮曾子天圜篇五牲之先後貴賤注五牲牛羊豕雞犬是用六畜爲牲此云麕鹿熊狼野豕俱是獸名而以屬牲者以上文言六畜此不得重述故知此五牲當用獸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鄭注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牲屬獸官牛馬稱獸類則獸亦得稱牲也此五牲卽庖人六獸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卽麏）野豕兔後鄭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服云麏鹿熊狼野豕有熊用先鄭說有狼用後鄭說復去麋者說文麋鹿屬麇（卽麏正字）麞也麏麋屬也是鹿麏足以包麋故不列犧爲鷹鶩雉者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周禮牧人凡

祭祀其其犧牲後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又魯頌享以騂犧毛傳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禮記月令循行犧牲疏引王肅曰純色曰犧二十二年傳賓孟見雄鷄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明羽族體完亦爲犧矣犧兼鳥獸言之服只及羽族者避上文畜牲也司農注庖人六禽有雁雉雁即今之鵝鶩亦雁類今之鴨皆是饍品故服舉此三者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賈服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烝民疏

案烝民詩箋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彼疏云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情法六氣也下引服氏此注云云又禮運何謂人情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彼注云喜生於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其義可知也按孔氏疏詩禮兩引此文皆以服說爲然而傳疏引此文爲賈逵說云一氣生于一志謬矣此袒杜之過也

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賈曰師巳魯大夫文成魯文公成公 魯世家注

案賈云魯文公成公則今傳云作文武誤也陳樹華云史記漢書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並作文成按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武作成劉氏史通亦引作文成

介其雞　賈服曰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服作羽可以坌郈氏鷄目本疏。晉世家注作服說

案釋文介又作芥儀禮疏十六初學記引傳亦作芥是賈服本作芥故以擣芥子爲說說文擣手椎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芥辛菜也芥辛則子亦辛矣說文播一曰布也文選答盧諶詩注引聲類曰散也坌卽坋說文坋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埲土曰坌埲之言蓬勃也季氏椎芥子布散於雞翼閒使坌涌蓬勃如塵之揚足以眯郈氏雞目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賈服同注呂覽察微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人閒訓互異呂覽引傳作介疑淮南引傳作芥

本既異文高各就文爲說或今本淮南本雜許氏注也杜氏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前說亦從賈服後說則正義謂不可解艮是正義引鄭衆云介甲也雞著甲是鄭本作介也

郈氏爲之金距　服曰金距以金錔距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案距說文鷄距也漢書五行志雌雞化爲雄而不鳴不將無距注距鷄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之論語子張釋文距鷄爪也說文錔以金有所冒也以金錔言以金冒其爪也錔亦作沓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謂以銅冒門限也高誘注呂覽察微郈氏金距云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即服義也儀禮士相見

注下亦降也怒其不下已謂不降下於已也

益宮於郈氏　服曰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魯世家注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曰昭伯臧孫賜也同上

拘臧氏老　服曰老臧氏家之大臣同上

案老爲臧氏家大臣者儀禮聘禮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大臣猶貴臣也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曰費季氏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

案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常爲季氏私邑春秋時人臣出亡必隨車乘后子奔晉以車千乘慶封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令季孫自願減損至五乘出亡

逆孟懿子　賈曰懿子仲孫何忌同上

執冰而踞　賈服曰冰櫝丸蓋也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太叔于田疏

案冰卽掤詩叔于田抑釋掤忌正義曰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

毛傳掤所以覆矢釋文引馬融云掤櫝丸蓋也是漢儒相傳之

訓如此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引詩曰抑釋掤忌北堂書鈔百廿

六引劉楨毛詩義問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筩蓋然則櫝丸卽箭

筩櫝丸亦作𩏂𩎟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或謂之𩏂丸廣雅釋

器𩏂𩎟矢藏也按方言以𩏂𩎟爲弓藏與廣雅異後漢書南匈

奴傳弓鞬櫝丸注引方言作藏弓爲鞬藏箭爲櫝丸似方言亦

韔矢藏然此傳疏引方言與今本同且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李賢以上有弓韃改方言以伸其意非方言本文如是士冠禮鄭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說文韇弓矢韇也則櫝丸可爲藏弓矢之通名故廣雅爲矢藏方言爲弓藏且凡藏兵器者皆謂之櫝少儀曰劒則啟櫝又云戈有刃者櫝是也其葢于櫝丸上爲冰故毛公許君俱曰覆矢矣

請致千社　賈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魯世家注

案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五五二十五家也詩將仲子無踰我里傳二十五家爲里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

里社是也郊特牲疏如鄭此言謂祭法注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按此則春秋時尚無里社而服云二十五家為社者里社之名雖盛於秦漢時春秋時已有其制管子小稱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注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其居社呂覽知接書社四十注二十五家也愼大篇諸大夫賞以書社注二十五家為社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七百里卽七百社可證管子云書社七百者七百里也呂覽書社四十者四十里也是里社起於秦漢之前以里是二十五家一

里祀一社則亦二十五家爲社矣千社則二萬五千家矣正義曰禮有里社故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按郊特牲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非里社也正義引以證此誤也

齊侯圍鄆　賈曰鄆魯邑（魯世家注）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

案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乃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

此圍郕取郕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郕未服郕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胸臆而規杜氏非也以上正義今案劉炫謂明年乃始取之觀明年傳文劉言未可駁也賈云郕人自服不成圍者以臣無拒君之義穀梁傳所云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二十六年自釋經不書圍之意非謂今年圍郕之日卽取郕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曰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本疏

案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桓二年傳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今昭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

明示終守臣節特告于廟若公至國都者然晉范獻子謂季孫事君如在國是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八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二十六年）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服曰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

案往年齊侯取鄆者謂往年經已書取鄆也經于圍鄆之日即書取者穀梁傳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明臣無拒君之義故往年傳書圍鄆經即書取鄆矣其實取鄆在今年故傳從實書之正義曰劉炫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杜云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

者爲公處鄆起若如杜言則傳只次于三月公至自齊之前書齊人取鄆足矣何必繫月繫日乎傳書月書日明取鄆實在此月中也

申豐從女賈　賈曰申豐女賈魯大夫魯世家注

粟五千庾　賈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同上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庾論語與之庾集解引包咸周語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並曰十六斗曰庾一庾十六斗故累五千庾得八萬斗也

然據有異焉　服曰異猶怪也同上

案白虎通災變引春秋潛潭巴異之言怪也

七月已巳劉子以王出　服曰出成周也本疏

案先是王居狄泉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至是而出故曰出成周也

使女寬守闕塞　服曰南山伊闕是也御覽四十二○元一統志三百八十三

案水經注伊水篇云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若然則今監本毛本作守闕塞誤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守闕塞是也服本作闕塞知是伊闕之塞故曰南山伊闕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服曰平王之庶長子宜申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平王娶秦女爲夫人昭王爲適子下文云子西長而好善是子西爲平王之庶長子史記謂平王之庶弟服杜皆不從當是別有據也宜申子西名

太子任弱　服曰太子任昭王也秦嬴子也其年幼弱同上

案任今本作壬陳氏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卒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或者卽位后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珍蓋傳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貽德按珍爲正文軫則通字珍脫而爲王王轉而爲壬服本作任者則又以壬任通而

傳寫誤也秦嬴平王夫人也楚世家云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

即本傳文是古本左氏傳亦作珍也曲禮云十年曰幼二十曰

弱蓋年稚者謂之幼弱矣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服曰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

案楚世家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服云故太子即史

云前太子也事在十九年傳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黷也　服曰廢而不立是謂

亂國追惡君王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孫黷易也秦爲任外援不

可易同上

案言若廢太子而不立是亂國之常紀納太子所聘是平王之

惡既葬而復言及是追章其惡也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總
麻三月章外孫賈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太子任秦嬴
所生故云秦外孫也黷通瀆禮表記注瀆之言褻也晉語瀆其
信也注瀆輕也少儀毋瀆神疏瀆慢也然則訓易者猶慢易輕
易褻易也

昔文武克殷　服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董注云云下何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

案文王受命詩大雅序文也彼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立周邦正義曰劉歆作三統麻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
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麻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

皇甫謐皆悉同之武王伐紂事具泰誓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所引之文非梅氏古文收誓此言武王克殷而上推文王者亦言文王既受命是伐殷之由故文王亦得為克殷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服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武帝紀注

案周本紀言彘之亂宣王匿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是其事也

玩求無度　服曰玩貪也本疏

案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玩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今諸本皆作規石經此處缺段氏玉裁校本作玩是也易繫辭所

樂而玩者釋文引馬注玩貪也說文玩弄也貦或从貝有貪愛之意故貦貪皆從貝

其誰有此乎　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齊世家注

案下文景公曰吾以爲在德故知景公自以爲德薄不能久享齊國也無逸述殷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是德盛者能享國久也

(二十七年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賈曰二子皆王僚母弟本疏

案下文述王僚弒後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傳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二公子爲吳光之讎當是僚母弟矣又吳世家云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詳史文與傳稍異母老子弱是指王僚言既云子弱又云兩公子攻楚則二子爲僚弟明矣賈據史記爲說故知爲僚母弟也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服曰上國中國也本疏

案正義曰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總謂宋

衛陳鄭之徒爲上國耳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服曰察彊弱矣世家注

案爾雅釋詁察審也

楚蔿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　服曰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

案正義曰定本王作工是正義本作王矣釋文作工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工作王與正義合孫氏志祖云下文別有工尹壽此當作王尹服云王尹主宮內之政以此尹繫王則於王爲近故知主宮內之政猶周禮之內宰矣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賈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本疏

案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服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所謂此時可以殺王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賈曰上國與中國同釋文○本疏引云上國中國也

服曰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釋文引祇云上古國也不索當何時得也吳世家注

案正義曰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服以賈言上國

爲中國吳公子光未必近逃時人之言故以爲上古之國賢士所言者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然則其前言皆前之賢士所言也不索當何時得者是矣詩其政不獲箋獲得也言不求之則位何時始得也

我王嗣也我欲求之　服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本疏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又云闔廬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若然則謁爲壽夢之嫡餘祭
夷眛季子則謁同母弟僚爲壽夢之庶長子故季子稱之爲兄
矣服據公羊傳爲說云夷眛生光而廢之者言光應爲世子夷
眛廢而不立者欲致國季子故也僚者夷眛之庶兄季子旣稱
之爲兄則亦爲夷眛之庶兄矣夷眛卒僚代立夷眛死時季子
外使故僚卽位也光曰我王嗣者公羊述闔廬之言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
爲君乎光謂身是夷眛之子若不與季子則王嗣宜立者也吳
世家則曰王餘眛卒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

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史文與公羊傳違異杜據史記故曰光吳王諸樊子也若然則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若據王嗣則光果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儲君既非兄終弟及卽當父死子傳僚之立宜也光何不平之有而且以王嗣爲言乎信史不如信傳服從公羊說是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服曰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吳世家注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史記索隱十

索專諸言其母老其子弱身在則事育之倘無我爲若之何杜

氏云猶言我無若是何當卽本服注正義曰古人言有顚倒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我爾身也　服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史世家注

案史世家云我身子之身也言爾我不分任其母子之事也

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　服曰全魚炙也同上

案知是魚炙者史世家云置匕首于炙魚之中是也知是全魚炙者以中可置劒也

鈹交於胸　賈曰交鱄諸胸也同上

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李注交共也言共交于專諸之胸也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曰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

案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檀弓子張云君子曰終注事卒爲終季子謂待年壽是天所命者以待其卒事而已

復命哭墓　服曰復命于僚哭其墓也同上

案聘禮曰君若薨歸執圭復命于殯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與君父存亡同又曰與介入北鄉哭是君薨後而歸有復命入哭之事今係已葬故復命而哭其墓也

取五甲五兵　服曰兵戟也本疏

案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穀梁莊二十五年傳陳五兵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匡謬正俗云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劒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鐵若然五兵之器不一正義曰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服以兵爲戟者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後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正義曰謂圍守皆

用戈戟助之若然則除弓矢殳矛是偏用之故知所陳者當是戈戟說文戈平頭戟也方言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然則戈者戟之平頭者也戟者戈之無刃者也戈戟同類故言戟足以包戈呂覽愼行述此事曰令尹好甲兵高注亦曰兵戟也

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服曰民弗肯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本疏

案知鄢將師稱令尹使炮燔之者以令尹不過將師告之其攻郤氏且爇之皆是鄢將師矯令尹命爲之下文沈尹戌曰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是也

使宰獻而請安　服曰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當如

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本疏

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君燕臣請自安之禮服謂此請安當如彼文齊侯使宰代司正請魯侯自安也鄉飲酒禮亦有請安之文服不引彼證此者以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今齊侯旣使宰獻明以臣禮待魯侯矣則此請安當如燕禮之命司正請安非鄉飲酒賓主請安之禮矣杜云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是君燕臣之禮公必在坐齊侯卽以臣禮待魯侯何容不在坐杜氏謂不在坐非也

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服曰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言其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元妻詩君子偕老疏

案說文㐱稠髮也詩曰㐱髮如雲或作鬒今詩作鬒疑此傳亦作鬒作黰者涉下黑字而誤耳說文無黰字二十六年傳有君子白皙鬒鬚眉亦作鬒不作黰髮美爲鬒卽稠髮也髮稠則美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毛取此傳爲說服亦引彼詩又取毛傳爲說故曰言其美長而黑也

貪惏無饜忿纇無期　賈曰惏耆食也服曰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本疏

案惏卽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讀若潭又河內之北謂貪曰惏从心林聲是散文惏卽貪若對文則惏爲耆食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曰愛食曰婪是也忿類之類杜本作纇注云纇戾也釋文服作類云忿怒其類者服就其本釋之也桑柔詩貪人敗類傳類善也毛意以敗爲毀謂貪人毀敗其善也服本彼爲說忿怒其類忿怒其善也饜與厭同晉語饜厭而已注厭飽也以饜其私言飽其私欲也呂覽懷寵徵斂無期注期度也故曰無期度也

心能制義曰度　服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皇矣疏

案周禮大司徒知仁聖義忠和注義能斷時宜禮記祭義云義

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白虎通情性篇義
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爾雅釋言揆度也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
也言萬物可揆度也若然則以心裁斷使事得宜是爲善揆度
矣

德正應和曰莫　服曰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
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同上

案此傳釋莫其德音之意詩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故服云在己
爲德施行爲音以正卽音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通典
引周禮師氏馬注云在心爲德身心皆屬於己故曰在己曰德
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卽於外謂之音然則德之施行於外亦

爲音矣鹿鳴詩曰德音孔昭惟施行在外故曰昭也發號施令

祭統文天下皆應和之者正義曰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卽此義也莫詩作貊樂記引詩亦作莫爾

雅釋詁貊嘆定也郭云皆靜定讙譁不靜之貌

照臨四方曰明　服曰豫見安危也同上

案言知四方安危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自誠明

謂之性是豫見安危爲明矣

敎誨不倦曰長　服曰敎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同上

案孟子曰誨人不倦仁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傳曰供養三德曰善則善道德之總名言能道德教
人而不懈倦故曰長矣
慈和偏服曰順　服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
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上
案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
慈於民賈子道術惻隱憐人謂之慈是以上愛下曰慈矣禮中
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非中不生
故曰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者周禮大司徒以保
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君人者能以此爲治則祭義曰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所云天下徧服信而順之由此道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

案齊語比校民之有道者注比比方也然則比方猶比校矣廣雅釋詁損減也益加也說文宜所安也比校古今減之而得所安是擇善也

經緯天地曰文　服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

案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爲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爲文也

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魯世家注

案大夫稱主者周禮太宰主以利得民注主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主大夫君也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武曰主是謂矣成鱄謂魏獻子曰主之舉也並稱大夫爲主晉語再世以下主之注亦云大夫稱主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大記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正義曰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若然則主者大夫之通稱君者又有地之通稱此稱主君是比公于大夫也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賈服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

賈義見夏本紀注○服義見本疏

案豢說文作豢云以穀圈養豕也禮樂記夫豢豕爲酒注以穀食犬豕曰豢楚語芻豢幾何韋注淮南時則訓案芻豢高注皆云穀食曰豢是凡以穀養之者皆曰豢御亦養者正義曰養馬曰圉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乘　服曰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釋文河漢各二服云河漢各二乘

案儀禮大射儀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四數之孟子發乘矢注乘四也既夕記猴矢一乘注四矢曰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釋文四馬曰乘方言四鴈曰乘龍稱頭猶馬稱匹也故以乘龍爲四頭河漢各二乘合四乘十六頭也

其後有劉累　服曰後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夏本紀注索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天子立有德爲諸侯有賜姓之事如世本謂舜爲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此劉累本陶唐之後本有舊姓及劉累夏時爲諸侯夏后復賜姓爲劉猶周賜舜後爲嬀姓也御龍是氏史記夏本紀曰姓非也漢書高祖紀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言自劉累始得劉姓也

以更豕韋之後　賈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

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上同

案賈以元年傳唐人是因明劉累在孔甲時本封實是大夏豕韋至湯始伐孔甲時未嘗滅亡不得更代知此傳云更豕韋之後者非指劉累特承賜氏之下終言其後之在商者耳故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也祝融之後封于豕韋者指彭姓之豕韋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是豕韋爲祝融之後也云武丁滅之者鄭語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殷本紀帝小辛立殷復

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易稱高宗伐鬼方詩殷武稱撻伐荆楚武功爲甚若然豕韋爲伯于帝乙之時而當滅於武丁之世劉累之後實更其封故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賈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同上

官宿其業　服曰宿思也今日當豫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本疏

案說文宿从宀佰聲佰古文夙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佰古文夙从人佰佰亦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故周

書痦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若然雖夕不休所以思也論語子路無宿諾集解宿猶豫也今夕豫思明日之事所由早敬也如家人宿火漢時俗猶漢書召信臣傳言蘊火矣

鬱湮不育　賈曰鬱滯也湮塞也本疏

案正義曰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堙塞不復生也

木正曰句芒　賈曰總言萬物句芒句芒祀于戶本疏

案古音亡明相近書盟諸亦作明都史記孟明國策作芒卯詩言釆其䖟說文引䖟作莔莔明之聲也故白虎通五行篇曰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是句芒卽句萌矣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賈言萬物句芒知木正取名

以春氣極盛言也杜云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豈春氣所逵僅在木乎不如賈萬物之貤備矣正義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按孔說非也以木爲主而獨舉木則金之神曰蓐收能曰金之蓐收乎此不可通也云句芒祀于戶者此賈分言五祀之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後鄭曰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于木該爲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

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是鄭以爲五官之祀當在四郊四方賈謂祀于戶竈等祀者白虎通五祀云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是戶竈等祀爲五祀之正名此傳云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祭五祀時五行之官亦得祭之故曰句芒祀于戶也月令其祀戶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火正曰祝融　賈曰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祝融祀于社同上

案白虎通號篇說祝融云祝者屬也五行篇釋祝融云屬續也史記楚世家命曰祝融集解引虞注祝大也鄭語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曰祝始也是祝無定義賈云祝甚者亦大義也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亦曰祝甚詩旣醉昭明有融鄭語云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是融爲明也月令曰其祀竈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金正曰蓐收　賈曰蓐收祀于門上同

案月令其祀門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俎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水正曰元冥　賈曰元冥祀于井上同

案月令作其祀行呂覽孟冬紀亦作行注或作井冬水王故祀之也淮南時則訓作其祀井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亦曰其祀井則賈云祀井者呂覽注所云或本也白虎通又云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一說井以豕或曰井以魚

土正曰后土　賈曰后土祀于中霤同上

案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遂濟窮桑　賈曰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曰窮桑本疏服曰窮桑顓頊所居名紀八路史國

案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曰少帝名摯字靑陽降居江水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又引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賈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爲窮桑者爲少皞正義曰賈

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皡之世服以少皡
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且云世不失職則指其後世
而言故以窮桑爲顓頊帝王世紀云顓頊始都窮桑後徙桑丘
是窮桑曾居之矣

有烈山氏之子　賈曰烈山炎帝之號本疏

案祭法作厲山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
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烈山氏炎
帝之號也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以火承
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又曰本起烈山或時稱之一號
是烈山爲炎帝號信矣杜以爲神農世諸侯案祭法魯語並云

有天下則非諸侯明矣烈山卽神農先儒之說同然則不得云神農世諸侯明矣劉炫規杜宜也

遂賦晉國一鼓鐵　服曰鼓量名也曲禮云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本疏

案鼓量名者曲禮注云量鼓量器名管子地數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禮釋文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若是十二斛十二石之鼓則不得操不得以樂浪人所呼當之故鄭僅曰器服曰量名不言所容之數荀子富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與盆並舉斯爲然矣廣雅釋器云斛謂之鼓小爾雅衡云石四謂之鼓蓋鼓無定數也引曲禮者

證量有鼓名云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者謂遍賦國中也正義曰禮之將命匱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胥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按孔規服非也禹鑄九鼎貢金九牧刑鼎雖微賦鐵鑄之猶貢金意也其不以權衡鈞石計者以鼓之屬量器微者卽家賦一鼓財不費而易集周禮桃氏冶氏備于考工月令審五庫之良金鐵具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注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內府掌受良兵良器若然凡器物之財皆徵于民今趙鞅荀寅藉兵役之需初賦錢以為役器而藉以鑄刑鼎故傳為因上生下之辭而曰遂也是家賦一鼓何嫌多乎杜云今晉國各出功力若是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無論鼓石之義為傳文所無卽云各出功力共鼓當云役不當云賦當云役國人不當云賦晉國矣且鼓治卽下文鑄字果如杜云當云一鼓鐵為刑鼎足矣何容曰鼓曰鑄以重疊其文乎既云鼓石為鐵又云計分一鼓已足迂折其詞傳意逾晦自當以服說為長

三十年傳 非公且徵過也　服曰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

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本疏

案襄二十九年經書公在楚傳曰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若然則史例公在外于春王正月必書其所在之地所以解釋不朝之故也今昭公無爲君之道季氏不善公之所爲淮南子脩務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注非者不善之詞故于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皆缺朝正之禮而史不釋言之者季氏不肯也孔子春秋之時當補書之而亦不書者所以明季氏之罪耳此年書者謂此年史于春王正月書公在乾侯其書者何以往年公如

晉次于乾侯既不能入晉又不能返國季氏閔公之內外交困因于此年歲首書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之禮明猶以爲君也事君如在國二十七年傳文

三十一年傳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服曰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　本疏

案傳文言不絕季氏則賜之死者是賜之不使死也既不使死是晉君以死賜季孫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服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

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

童子注疏本作老童此从惠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

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

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

終亦不克周禮占夢疏

案十一年傳萇宏曰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公子比弑

靈王蔡侯廬歸于蔡是十三年歲在大梁歲星十二年而周天

周而復始二十五年復在大梁由是而遞推至此年歲當在大

火而服云是歲歲在析木者馮相氏賈疏云歲星爲陽右行于

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

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
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
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然則厤有超辰之法故服于
三十二年傳注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應在
鶉首超之則在鶉火矣由是二十七年復在鶉火由鶉火遞推
之則是年歲在析木矣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明年傳曰越得
歲是歲在星紀明年歲在星紀則此年在析木矣後六年在大
梁者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定元年歲在元枵定二年歲在娵訾
定三年歲在降婁至定四年則歲在大梁自此年數至彼年爲
後六年也大梁水宗者漢書五行志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

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服取彼爲說也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者賈公彥占夢疏曰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荅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日在星紀者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爲吳國分以星紀爲吳分野也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家者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據史記是老童爲顓頊之孫然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曰顓頊生老童與服同則老童爲顓頊子當有古籍可徵也楚之先旣曰老童則所夢之童

子爲楚象矣行歌象楚走哭者易中孚曰或泣或歌是歌哭同類故轉以歌爲走哭象也姬姓日月在星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爲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若然則周時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値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是姬姓日月在星紀者謂姬姓日月之次起于星紀也星紀之分姬姓吳者以星紀爲吳越同分其應姬姓則惟吳耳越據鄭語是芊姓據吳越春秋爲姒姓

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者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
楚患伐郯之役始見於春秋自是以來入州來闔巢戰于長岸
敗于雞父互爲侵伐靡世不有吳楚怨已深故楚衰則吳必得
志今夢楚走去其國其所以致楚之走者必吳故曰吳其入郢
郢楚之都也吳屬水者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
其言星部地名曰須女吳須女在北爲吳分星北方水位是吳
屬水猶商主火也水數六者月令冬其數六十月水位者白虎
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又曰太陰見于亥故十月爲水位也數
六故主六年夏之十月爲周十二月此年十二月計去後六年
十二月當入郢矣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故云有適而食

吳終亦不克者卽下文云火勝金故弗克也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服曰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食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上同

案後六年定四年者釋史墨所言六年也十一月閏餘十七者指定四年十一月閏所餘之數也閏在四月後者以四年經有四月庚辰若四月後不置則十一月不得有庚辰乃入郢在十一月庚辰是彼年在四月後置閏杜氏長厤定四年閏十月是

閏在四月後矣其十一月晦晦庚辰者釋名釋天云晦月盡之名言庚辰爲十一月晦日也杜以庚辰爲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月大故以辛巳日爲晦以服說相較差一日或服以是月爲小耳知入郢在立冬後者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以夏正言之其時未得立冬以前有閏月則節氣當超前且晦爲月盡知庚辰在立冬後矣服以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與史墨曰及此月之言不應惟幷閏數之且月盡則雖是十一月節氣實在十二月矣乃與史墨之言相合故曰復此月明此年十二月至後六年十二月而復也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晉語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甘辰

大火也月令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爲蒼龍之體南角北尾角卽龍角尾卽龍尾服故謂辰尾爲龍尾矣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此時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適服合之以證庚辰者以庚與庚配辰尾之辰爲星庚辰之辰爲日二辰實不同而名相配故知入郢當以庚辰焉一曰尾爲亡臣者御覽星部引詩緯汜歷樞云尾爲逃臣逃卽亡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者子胥楚亡臣吳用其三師以肆之計楚於是乎始病易繫辭下云天垂象聖人則之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服曰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同上

案適讀謫也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此始見適在庚午天文訓丙丁巳午火也庚辛申酉金也白虎通五行篇精勝堅故火勝金是午火應克庚金而反有適謫爲變氣故不能克矣晉自文襄以來霸于諸侯會宋之後與楚亦稱同盟吳是遠夷將伐晉之同盟故夢發于執政之卿此服于傳終言簡子得夢之由

三十二年　經取闞　賈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本疏

案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賈曰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
案傳稱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
周則此時爲盟而經書會而不書盟以昭公蒙難在外仲孫何
忌與會而不與盟故史不書盟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服曰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
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
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保章氏疏

案下文越得歲而吳伐之故史墨測天象而論之也歲星十二
年一周天者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
月一次淮南天文訓歲星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
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存亡之數不
過三紀者晉語蓄力一紀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史記天
官書歲星一曰紀星又云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
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史言古今之
大數故以三十百年五百爲三紀此論休咎之已徵不過歲星
三周而止三者天地人之數者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凡言三
者皆具天地人也故周語紀之以三韋昭注三天地人也易豐

三歲不覿于賨注三者天地人之數也故星紀三周至元枵哀
公二十二年滅吳者謂歲星至定十二年爲一周至哀八年二
周至哀二十年三周由是二十年復在星紀二十二年在元枵
而越滅吳計自此年至彼爲三十八年故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賈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
兵故反受其殃本疏服曰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
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
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
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

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周禮保章氏疏

案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者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是歲星所居之次其國必受福也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者天官書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若然吳越同在星紀之分今歲在星紀是吳亦得歲可以罰人特不可伐同得歲者若同得歲則先舉兵者受其禍矣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者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云越得歲則知歲在星紀矣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者蔡復在十三年知是年歲在大梁者以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蔡復之年爲歲在大梁矣距此十九年者由昭十三年歲在大梁以歲行一次歷數

歲之所次則距此十九年當歲在析木而歲在星紀者正義曰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按此歲有超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服知此超辰在此年者三統厤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

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服以此年爲龍度天門超一辰矣馮相氏疏曰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天門在戌者馮相氏疏曰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

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于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者越次在十五年故今年得歲在星紀也龍東方宿者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木是東方之宿也爲天德之貴神者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焉相氏疏云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靑龍或曰天乙或曰太陰是太歲與歲星相應是爲天之貴神同也天官星占歲星蒼帝之長有人君之象是爲天德之貴神矣其所在之

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卽天官書說也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者與賈說同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曰得歲者引鄭君說也正義引鄭氏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是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服曰史墨晉史蔡墨魯世家注

案晉史晉太史也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服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同上